

# 别样产业:200 余载红楼另类解读

## 正定荣国府:领衔“红楼”旅游经济

■ 钱振文

1986年8月,总建筑面积37000平方米的“荣国府”景区顺利竣工。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的播出,当年就有130万人次前来参观游览正定荣国府,门票收入高达221万元,旅游收入1761万元,很快就收回了投资。

近日,在河北廊坊举办的纪念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250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传出消息:致力于传统经典的当代表达、让中国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的新绎集团,目前正在廊坊着力打造“梦廊坊”文化产业园,其中梦幻红楼主题园区以《红楼梦》为背景,建成后将是中国规模最大、内容涵盖最全、最具时代感的红楼梦全景旅游体验园区。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家喻户晓的经典杰作,《红楼梦》中描述的缠绵绮丽的爱情故事和温软奢靡的生活方式,一直对普通中国人构成巨大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又很自然的转化成为旅游吸引物,成为人们旅游开发取之不尽的源泉。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红楼梦》成为影视和旅游同时关注的目标。1983年,中央电视台决定投拍电视剧《红楼梦》,寻找地方政府共建

“荣国府”临时外景基地。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敏锐地看到了商机,认为如果将“荣国府”建成永久性建筑而不是临时建筑,在《红楼梦》的热播的同时,就将成为正在起步阶段的正定旅游业的重要构成。1986年8月,总建筑面积37000平方米的“荣国府”景区顺利竣工。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的播出,当年就有130万人次前来参观游览正定荣国府,门票收入高达221万元,旅游收入1761万元,很快就收回了投资。在建设荣国府取得成功后,正定又顺势建设了“西游记宫”和“封神演义宫”,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荣国府”景区极大地带动了正定旅游业的发展,开创了中国旅游业的“正定模式”。

在正定建设荣国府的同时,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和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政府依照小说《红楼梦》中的描写,在宣武区南菜园公园内建造了“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北京大观园,作为

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的另一处实景拍摄地。和北京大观园差不多同时落成的还有位于上海市青浦区西的上海大观园。忠于原著、名家设计、巨额投入,是北京大观园和上海大观园的共同特点。正因为如此,两个大观园当年都曾迎来了滚滚人流。据不完全统计,20多年来,两个大观园的游客分别多达几千万人次。

近年来,随着电视剧《红楼梦》的翻拍,特别是《红楼梦》演员海选活动的推动,建设《红楼梦》主题公园再次升温,成为一些地方开发旅游的新思路。如安徽省宁国市从2003年开始就着手打造红楼梦中的“宁国府”旅游项目;2008年,江苏省南京市江宁花塘村在专家进行考察后认定是《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原型,据此,花塘村计划兴建一座农民的大观园。北京市海淀区从2009年开始在西北风景旅游区温泉乡推出一个“乡村版红楼梦”旅游项目,以推进大西山乡村旅游示范带和温泉红楼梦源文化旅游示范带建设。



古香古色的北京大观园

## 87版电视剧:利润率后无来者

■ 本报记者 董秋彤

自《红楼梦》1987年被首拍成电视连续剧之后,它的经济价值已经颇为抢眼:据悉一部投资500万元的电视剧彼时的盈利已经上亿。

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从来都是宝贵且毋庸置疑的,但它所具备的经济价值,长期以来却很少有人关注。事实上,自《红楼梦》1987年被首拍成电视连续剧之后,它的经济价值已经颇为抢眼:据悉一部投资500万元的电视剧彼时的盈利已经上亿。而当2006年导演李少红开始筹备新《红楼梦》的电视连续剧时,它的经济价值在瞬间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虽然,在这里有人说经济价值并不一定代表它的艺术价值,但毫无疑问,新旧两版《红楼梦》借由一个古老的故事,将它身上所具备的经济价值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2006年,为拍摄新版电视剧《红

楼梦》所举办的“红楼梦中人”活动,主办方不仅引来了几十万少年少女的参与,也吸引了成百上千万观众的支持。有人粗略统计,仅前后几十场淘汰赛、决赛所收取观众投票的短信费,运营方就至少赚取了几千万的利润。其间插播的广告费也不计其数,至少上有亿元的广告收入入账,仅几家联合赞助商的赞助费就价值几千万元。而随着节目的播放,各参与电视台也很高兴地看着广告量不断上升。据悉,“红楼梦中人”海选带动了广告投放量的攀升,重播《红楼梦》及有关节目在海选之前的收视率仅是2%,宣布重拍后的收视率一下上升到7%,广告投放量也跟着增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估算超女所创造的社会经济价值,称其为社会贡献的经济价值为10亿元左右。有人估算《红楼

梦》选秀节目彼时与之不相上下。

其实,就像创造神话的金庸产业、琼瑶产业一样,“红楼梦中人”海选的影响力已经带动了一个很大的产业链。据悉,彼时北京大观园的门票收入直线上升,当年客流量增长了四到五成,连周围的房租都往上涨。选出来的人将会成为明日之星,这对相关的美容美发店、培训班等都有好处。全国各地众多的报名者也直接给报名点附近的杂货店等带去消费利润。

此外,“红楼”系列书籍一时狂卖。选秀活动首次出现的官方版“海选秘笈”——《话说红楼梦中人》被冠以海选活动“唯一指定参考书”。与《红楼梦》相关的图书也随之走俏,许多书店都把这类书摆放到最显眼的位

(下转第十六版)

## 上千个版本:《红楼梦》出版码洋达30亿

■ 别水

从清朝到民国,出版的《红楼梦》版本大概有上千个,如果以《红楼梦》原著和周边出版各占一半的情况算,大约总的码洋应该有30亿左右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红楼梦》是“声名最著、流传最广、读者最多、刊刻出版最为繁富”的经典名著,250年来,始终刊印不绝,常销不衰。

在当当网在线销售的书籍中,《红楼梦》以及和《红楼梦》相关的书籍,达到2438种,而在京东上,和“红楼”相关的书籍,达到1.6万多种。

新中国成立以后,《红楼梦》出版业从未中断,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1958年出版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等等。其中,人文社出版的120回《红楼梦》校注本可以说是当今知名度最广的《红楼梦》版本,这一版本自1982年出版第一版以来,30多年中,数次修订,且每年均有重印,至2010年总销售量就超

到了民国时代,受西方文学影响,小说的地位提高,《红楼梦》热度再上层楼,同时由于书商的商业运作,《红楼梦》代替“明代四大奇书”中的《金瓶梅》而成为新的“四大奇书”之首,也即现在的四大名著系列。民国时代是《红楼梦》出版的高潮时代,几乎每年都有新的版本出版,包括抗日战争时代,也未中断。

新中国成立以后,《红楼梦》出版业从未中断,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1958年出版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等等。其中,人文社出版的120回《红楼梦》校注本可以说是当今知名度最广的《红楼梦》版本,这一版本自1982年出版第一版以来,30多年中,数次修订,且每年均有重印,至2010年总销售量就超

过400万套。

除了《红楼梦》出版以外,红学研究著作的出版更是汗牛充栋,从民国时代的红学,到现代新红学,百年的红学研究,出版专著无数,著名作家王蒙曾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阅读、研究、改编、批判有关观点、藉题发挥、胡乱拉扯《红楼梦》,高潮迭起,前后出了各种版本的上亿册的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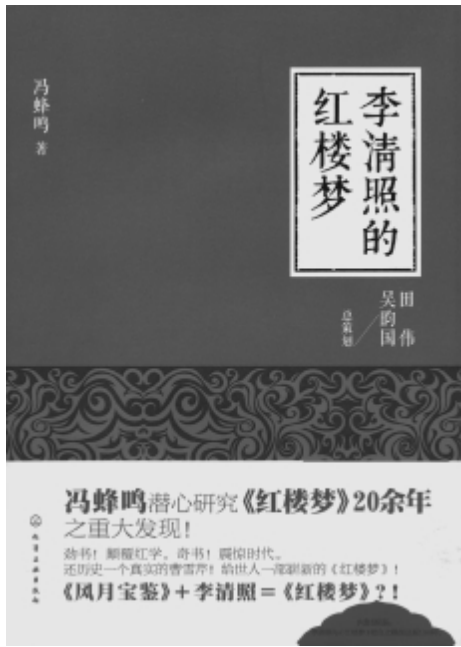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主任编辑王宝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说“从清朝到民国,出版的《红楼梦》版本大概有上千个,具体的出版数量已经难以考证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红楼梦》的出版大约有几百个版本,包括《红楼梦》周边的出版,如红学著作、漫画、绘本等等作品,总共出版上亿册是可能的,如果以《红楼梦》原著和周边出版各占一半的情况算,大约总的码洋应该有30亿左右”。

经典



## 一样的红楼情结 不一样的红楼解梦

——读冯峰鸣新著《李清照的红楼梦》



【《李清照的红楼梦》由田伟、吴昀国总策划,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2013年10月在全国书店上架后,处于销售排行榜前10名。】

■ 陈默

但凡国人者,不论是识文断字的文化人,还是目不识丁的白丁,几乎都听过《红楼梦》的大名,也都对那段凄凄惨惨戚戚的儿女情长耳熟能详。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才能围绕着《红楼梦》发展出了一套专门的学问——“红学”。所谓“红学”者,大抵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今日的职场白领们又从中看到了厚黑的人际职场。套用一句小清新的流行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本红楼梦。可惜的是,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纵览当下的“红学”其实更应称作“曹学”,一味地强调对作者曹雪芹的身世、著述、家族、生活等方面的考察,结果却忽视了对《红楼梦》一书本身的关注。一时间,倒显得曹雪芹的点点滴滴才是“主”,而《红楼梦》一书的内容却退居为“次”,这样的研究倾向不由得令人有些迷惑。

困局之中,总有大国手执黑子打残谱而出。冯峰鸣,祖上冯溥是康熙皇帝的宰相,彼时,曹雪芹祖父曹寅担任康熙皇帝御前侍卫。冯溥为诗人,曹寅亦属才子,两人遂成忘年之交。正是依仗这深厚的家族情谊,曹家故友冯峰鸣先生又重新将视野移回到小说本身,细读文本,期盼着在文字的交融间重述那一段故人文事。这样读《红楼梦》,自然与各家不同,更有深度,也更有感悟。

所以当世人都坚称《红楼梦》是曹雪芹对自己一生往事的回忆与重温时,冯峰鸣先生却追问道:为何曹雪芹作品的字里行间流露着对贾府的极度仇恨与憎恶?为何要狂晒自己家族的“每日家偷狗戏鸡”?这显然是不合于常理的,更符合曹雪芹对旧日故家庄园的怀念之情。这样的提法与质疑是其他研究者从未有过的,也是因为他们很难站在一个旧友的身份来看待曹雪芹。而这样的质疑却有其合理性,也有文本出处的支援,也更贴近人之常情。

就这样,在冯峰鸣先生的解读之下,《红楼梦》也显露出了它本来的面貌:八十回的荒唐言所表达的,不是一代才子曹雪芹自己的故事,而是一个潦倒寂寞的中年文人曹雪芹对自己心中的偶像——宋代才女李清照的相思与神往。

这样的说法可能对大多数读者都已然产生不了什么惊奇之情了,因为围绕红楼提出的种种奇谈怪论已然不在少数。可是像冯峰鸣先生这样把功课做得如此细致充分者却是少之又少。从李清照的性格、形象、事迹、诗词、爱好,到“大观园”名字的由来,从潇湘馆里绿竹成荫,到12金钗的别有所指,冯峰鸣先生从我们熟悉的《红楼梦》中读到了宝玉黛玉的相思之情,看到了大观园中的青春儿女,更“看他起高台,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随之又从这散落的锦灰堆中找出了我们看不见的《红楼梦》,比如随处可见的李清照的影子,比如一百多处神秘的巧合,比如曹雪芹心中真正被压抑的情绪情愫……

如果只是这样,倒也罢了,无非是心思用的多一些而已。但冯峰鸣先生从《红楼梦》中,还读出了李清照早写下的红楼情节,这便是真的不容易了。读罢红楼之人都还记得从黛玉袖中散出的一缕幽香曾让宝玉心颤不已,同样也曾如宝玉般疑惑这般幽香从何而来。后世诸多解读者所有各种说法却都难自圆其说,原来这只不过是曹雪芹从李清照先生那句绝妙好词“暗香盈袖”演化而来的罢了,只是这份偶像崇拜苦了后来的研究者,端的是摸不着头脑,哪里参悟得其中的玄机。

甚至就连众人再熟悉不过的黛玉葬花,其中也暗藏了几多的玄妙。世人皆知黛玉建花冢,葬了那“落红成阵”的逐水桃花,却不见院子中原有这么多的各色花种,从碧桃花到女儿棠,从牡丹亭到木香棚,甚至还有稻香村旁如喷火蒸霞一般的几百株杏花……哪一种不是惹人怜爱?为什么黛玉却偏偏挑中了这桃林来葬了这两次桃花呢?这样的问题不是没人想过,但是却从来没人给出个理所当然的回答。

(下转第十六版)